

四上梅山话胜景

沈潇潇

前三次上梅山，有三篇小文见诸报刊。在“日晒一林梅子熟，风吹满店柳花香”时节再上梅山，新气象扑面而来。如果说把一年一度的梅山文化节改为梅山文化季，彰显了主办诸方在梅山文化传承传播上持续发力的用心，那么围绕梅山“千年药韵”的举措，如正在推进的与浙江药科职业大学的合作项目，正在整修、贯通的环梅山“本草古道”等，则正在使无形的文化以具象化显现。我不由得想，为让更多人先直观了解梅山，进而认识梅山，最终爱上梅山，在新起点上顺势推出“梅山八景”或“梅山十景”已适得其时。

“丹井古泉”当是梅山的地标。梅山是地方文献和传说中著名道家梅福、葛洪先后修道之所，因用此泉来炼丹，故曰丹井。宁波最早、最完备的地方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为小小梅山专辟条目，其中写到“丹井在其旁，一勺之泉尝随海潮上下，相传以为海眼。楼公钊有诗云‘峰头丹井随潮信，松下禅床旧祖关’。”楼钥是南宋高官、文学家，官至吏部尚书，后任参知政事、资政殿大学士。他为奉化写下许多诗文，如《重建（奉化）县学记》《安岩禅寺记》《南山广莫轩》等，原来奉化是他的祖籍，在其五世祖（著名教育家、“四明庆历五先生”之一的楼郁）时由奉迁居府治。第一次上梅山时，在修明法师的引导下，我来到了那座嵌入在岩崖里的神奇

丹井前，倚栏观望，清澈逼人，甘冽沁心。据说饮此泉水可以明目，我见到有人携桶上山，灌丹井水而归。梅山佛道共处，山上有葛仙翁殿，更有已具相当规模的千年古刹尊顶禅寺，梅山的又一地标当为“尊顶梵音”。

在上下梅山的古道上可梯次建访梅亭、拾梅亭、三仙亭，亭中立碑，成为三景。既供行者途中短憩，又展示梅山特色文化。历代慕名上梅山寻访梅福踪迹的人不少，著名的除了楼钥，还有奉化唯一人传国史《元史》的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。他在梅山上行行复行行，触景生情，吟出一首《梅山》：“路逢耕者问，山是化人开。梅尉成仙去，安知不此来。樵陇低通海，茶村暖待雷。谈玄亦可隐，不用垦蒿莱。”访梅亭的楹联是现成的，选用戴诗即可。此亭不仅丰富梅山人文底蕴，也是对奉化先贤的最好纪念。

拾梅亭是凝固传奇和记忆的景观。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和历代奉化县志均载：“其山之下，每遇大雷雨，则出小石，圆如梅子，剖之亦有核。”在梅山文化季启动仪式上，就有村人深情回忆儿时和小伙伴们结伴上山寻找梅石的往事，印证了这个记载。这位村民还说，过去有不少来自宁波的上山礼佛者会捡上一些梅石，回家后把它们放在水缸里，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。

三仙亭应是梅山上的主亭。知道梅福、葛洪来过梅山的人已越来越多，但对丁令威就陌生了。殊不知，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修道成正果后化为仙鹤的故事，恰是人们

再熟悉不过的陶渊明写在《搜神后记》里的。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和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在记载梅山时都如此写道：“俗传令威尝化鹤止此。”这样三位得道者相继涉足同一座山实属罕见，至少在奉化、宁波绝无仅有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更何况是有如此三位仙人登临，看来梅山想不出名都难。我觉得三仙亭可由山巅处的梅福亭改造扩建，样式可借鉴金峨山上的兄弟亭，由三个错落有致的亭子巧妙缀连而成。

人们熟知唐代陆羽是“茶圣”，他的功绩在于总结推广了茶饮文化，而少有人知早于陆羽800余年的梅福是人工种植茶树第一人，享有“茶祖”之誉。梅福在临安九仙山麓亲自植茶18蓬，此前士大夫阶层享用的茶叶均采自野生。梅福后游历四明山水，把这18蓬茶传给了在大泉村（后改名梅家村）的儿子。后来梅家村一支梅姓后裔迁至杭州西湖边的一个山坞，定名梅家坞，成为西湖龙井茶发祥地，至今仍有杭州正宗龙井18蓬的传说，证明龙井茶与梅福18蓬茶的传承关系。而戴表元《梅山》诗里有“茶村暖待雷”之句，证明梅山周边栽茶历史悠久。如今茶产业在奉化，尤其在梅山所在的尚田已有良好发展基础，在梅山上开辟一方茶园，添“梅茶十八蓬”一景，与步道相串联，既能拓展梅山文化和奉化茶文化的外延，也是奉化茶界后人向茶祖梅福的致敬。

由“梅茶十八蓬”，我想梅山还应有“葛洪采蒿地”。作为杰出医学家的葛洪，他在所到之地都有治病救人的故事流传，“端午夜，坐梅山”

的习俗源于梅山周边百姓对他的感恩仪式，至今影响力不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葛洪在其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写到疟疾治疗方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”，宁波籍药学家屠呦呦正是从中获得启示，用现代科技手段成功提取出青蒿素，为世界抗疟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，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一方“葛洪采蒿地”联缀在梅山药径上，可谓梅山“千年药韵”的点睛之笔。

梅山又是一座自然景色秀丽之山，它东眺波光粼粼的象山港，西瞰网红水库葛岙水库（宜按新安江水库改名千岛湖模式名梅山湖），辟“望海台”“揽湖阁”之景，自是梅山八景或十景题中应有之义。

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载，梅山“上有龙湫，为乡邑膏腴（即祈求风调雨顺）之所”。光绪《奉化县志》也记有梅山潭，我猜它就是府志里记载的龙湫。有一个人、龙互助的神奇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：梅山东麓方门村有一货郎客，行至大万竹（今属大堰镇）路遇一条疲乏的小白蛇，发善心把它放在货担里携带到一座山潭放生，小白蛇入潭立刻还原成龙身，此潭从此叫做石井龙潭。古时遇大旱，方门村村民会跋涉数十公里前往石井龙潭祭拜，此龙有求必应。我已四上梅山，惜未曾踏遍梅山，若梅山上的龙湫尚在，宜在旁安置一尊双龙相会的石雕小品，“梅山龙湫”与石井龙潭遥相呼应，古老传说照亮现实之景，梅山就不仅应了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还应了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！

三味夜话⑪9

杨洁波

5月的三味文学沙龙，我们聚焦于鲁迅文学奖得主石一枫的长篇小说《借命而生》。这部作品以跨越二十年的警匪博弈为主线，通过看守所警员杜湘东与逃犯许文革的命运纠葛，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普通人的挣扎与救赎。

《借命而生》的故事始于1989年，正是改革开放，人心躁动的年代，许文革因盗窃汽车发动机被捕，却在看守所中逃脱。杜湘东因失职被边缘化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追捕与自我救赎。石一枫并未将故事局限于传统的警匪叙事，而是通过两人的命运交织，勾勒出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存图景。

小说最令人震撼之处在于“借命”这一隐喻——许文革偷走的不仅是发动机，更是杜湘东的职业生涯；而杜湘东穷尽半生，念念不忘，实则是在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。两人都被时代洪流裹挟，一个在逃亡中“借命”重生，一个在执念中“借命”证明价值。

石一枫的小说常带有存在主义色彩。《借命而生》中，杜湘东的追捕早已超越职责，成为一种宿命般的执念。而许文革的“借命”，不仅是逃避法律，更是对命运的反抗。两人的关系类似加缪笔下的“西西弗斯与巨石”，一个推石上山，一个不断逃脱，但谁都无法真正胜利。许文革从逃犯到企业家的蜕变，并非简单的“浪子回头”，而是对生存法则的残酷适应。杜湘东从年轻力壮、英姿勃发时就想离开看守所去做刑警，但是辗转二十年，终究没能离开，反而成了已搬迁一空的旧看守所的最后一任守门人。就像他自嘲的那样，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：抓人和没抓住人。这种荒诞感，恰恰是现实的映照。

此外，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逃犯姚斌彬的母亲崔丽珍。崔丽珍的沉默与坚韧，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借命而生”。在男性主导的叙事中，她的存在让故事多了一层温情与厚重。相比之下，作者对于杜湘东的妻子刘芬芳的塑造则稍显单薄。

书中对工厂衰败、打工者漂泊的描写，让人联想到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和《漫长的季节》。这些小说和衍生改编的影视剧之所以能够打动人，都是以文学的悲悯关注了普通人的精神困境。

当然《借命而生》也存在一些瑕疵，比如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停留在现象层面，未深入探讨体制与市场交织的复杂性。小说以许文革的首自与杜湘东的释然收尾，虽试图完成道德救赎的主题闭环，但缺乏足够的情绪铺垫，导致结局的情感冲击力不足，反显突兀。

把《借命而生》与石一枫的其他作品，尤其是《地球之眼》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进行对比，也能发现作者创作的某种套路：双线叙事，由普通人的第一视角出发，去观察和对照一个更有传奇性的人物，通过几十年的变迁，写出命运的传奇性。但作者对于书写对象缺乏深度挖掘，在历史反思层面上也不够深入，使得故事停留于传奇，缺乏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石一枫小说中的一些问题，也是当代主流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。沙龙之外，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。

跨越二十年的命运博弈

芒种烙骨

应杜孟

“芒种忙，麦上场；芒种不种，再种无用。”芒种又至，这句老话像一缕稻香，倏忽飘过，便将我从城市的玻璃幕墙与车流中，卷回故乡少年的水田。

那时候，村里人管芒种叫“忙着种”。夏收的麦子要抢晴天割，秋收的稻子要赶时令插，中间还夹着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，一天掰成两天用。十二三岁起，学校一放假，我就跟着父母下田，学插秧，学耘田，学庄稼人最本分的活计。

第一次拔秧，手指插进泥水里，混浊的泥浆顺着指缝往上爬。蚂蟥细长如线，在水里一伸一缩，活像阎王殿里的小鬼。待腿上刺痛，已鼓起一包，那虫体胀得滚圆，扯也扯不下。母亲教我以掌拍击，蚂蟥吃痛，才肯松口。血混着泥水流进田里，把秧苗根都染红了。腿上，就此留下紫红的印记。

插秧时，腰弯得几乎折成两截。水田像一面晃动的镜子，倒映着蓝天白云，也倒映着我扭曲的脸。手指在泥里摸索，将嫩绿的秧苗一株株按进泥土，仿佛在给大地绣花。可这“绣花”的代价，是腰酸得直不起来，是手指被水泡得发白起皱。

耘田更难熬。膝盖跪在烂泥里，十指在秧苗间扒拉杂草。日头毒辣，水汽蒸腾，汗珠子砸在水面上，和泥浆混成一片。最难受的是刚施过肥的田，猪粪牛粪在热水里发酵，臭味直往鼻子里钻，腌渍着皮肤和衣裳。父亲总说：“庄稼人就得吃得苦中苦。”我咬牙继续，直到日头西沉。

黄昏回家，两条腿像灌了铅。母亲用盐水给我擦洗腿上溃烂的蚂

蟥伤口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她却说：“种地的人，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”这句话，后来成了我人生最硬的底子。

参军后，新兵连的训练让不少人叫苦。可我觉得，比起水田里打磨的日子，这些算不得什么。站军姿再累，也比跪在粪水里舒服；武装越野跑得再狠，也比顶着烈日耘田好受。第一次战术匍匐训练，我动作比谁都快。班长惊讶，问我是不是练过，我没说这是在水田里跑出来的本事。

有一年芒种，连队到农场插秧，我总比旁人利索。城市兵不知道，我指尖沾过的泥，比他们鞋底蹭过的还厚。以致后来在战场上，枪林弹雨中，心头的惊悚却意外地被腿上的旧日疤刺醒，那曾是蚂蟥留下的印记，也是水田烙下的第一枚勋章。穿梭于险象环生的生死线时，炮弹尖啸擦过头顶，脚步却比演习时更沉、更稳，仿佛血脉深处奔涌的不只是血，还有故乡田埂上浑浊的泥浆，沉淀着沉默的力量。

如今我已退休多年，每到芒种，那田野上弓腰如犁的身影，便如一道无声的符咒，瞬间将我召回到那些泥水浸泡的时光。眼前这辛劳的剪影，与当年泥水中挣扎的少年、沙场上冲锋的战士，在我心头重重叠映。终于彻悟：无论是向土地讨生活，还是在弹雨中闯生死，生活真正的考题，从来不是如何躲避磨砺，而是如何在生活的淬火池里，将自己一遍遍锤炼成钢。蚂蟥吮吮的血、粪水腌渍的汗、烈日灼烤的皮、子弹擦过的风——所有这些看似残酷的印记，最终都熔成了筋骨里暗藏的韧劲，灵魂上不灭的芒种徽章。从此，再深的泥泞终将化作成长的养分，再猛的炮火只会让生命更加璀璨。



绣球盛开
陈剑智 摄



随风而起 韩晓霞 摄

经霜紫竹 老而弥坚

徐国平

我家露台的东南角，紧挨着栏杆丛生着近百株高耸挺拔的紫竹。紫竹又称墨竹、乌竹，这些名称均源于其紫黑色竹竿的特征。紫竹的幼笋呈绿色，密被细柔毛及白粉。叶片小，先端渐长尖，质薄。花枝呈短穗状，基部呈逐渐增大的鳞片状苞片。笋期一般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，小竹一年后脱去外壳逐渐出现紫斑，最后整株变成紫黑色。

紫竹兼具观赏性和功能性，以其独特的颜色和优雅形态，给露台增添了自然之美。紫竹的竿色随竹龄而呈现翠绿、绿底、紫斑、紫黑等多种色彩，柔和发亮。紫竹的叶子四季青翠，颜色亦由翠绿逐渐变成绿底紫斑、紫黑色，竹叶随风飘逸，潇洒超脱，甚为绮丽，具有很强的观赏性。紫竹的功能性既体现在净化空气、减少噪声上，又有清热利尿、解毒除

烦、主治高热、小儿夜啼、狂犬咬伤等药用价值，经霜的坚韧竹材还可制作成小型家具、伞柄、手杖、乐器及工艺品等。

紫竹的生命力强，生长期长。记得20年前刚入住时，花木师傅只在露台的东南角稀疏地插上十余枝竹，一年年过去，年年有十几棵小笋在雨后破土而出。花木师傅告诉我，对这些长出的幼笋，要根据疏密程度，有选择性地留和挖，这样才能竹笋兼得。

从自家露台上挖来的小笋新鲜肥嫩且绿色有机，可以放心食用，不管是红烧油焖，还是咸菜烤笋，吃起来味道都特别鲜美。

我家紫竹的生长条件不是很好，土层瘠薄，四周没有任何遮挡物，在强台风来袭时，要经受强劲风力的袭击。有一年台风过后，一些竹子被吹得七零八落，有十株甚至连根拔起。但大部分竹子顽强地顶住了强风，屹立不倒。

清代画家、诗人郑燮（号板桥）有诗云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

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他以竹喻人，以拟人手法凸显竹子的坚定。“咬定”二字赋予竹子主动抗争的特质。“破岩”则突出生存环境的恶劣。通过“千磨万击”“东南西北风”等意象叠加，强化了竹子历经磨难仍岿然不动的形象。这首诗表面上写竹，其实是写人，象征诗人铁骨铮铮的精神气节，既是对坎坷仕途的自勉，也是对恶浊官场的抗争。

古人赞美竹子的诗词以宋代至清代的诗为代表，其中著名的有北宋大文豪苏轼写的诗作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……”宋代诗人王炎作的七言诗《窗外紫竹》：“疏篱短栅外钩联，聚立龙孙已巍然。向日斧斤几不赦，而今苗裔尚能全。少时秀色青琅润，岁晚标紫碧玉坚。借与风烟扶直气，稍加岁月定参天。”

郑板桥另有诗《新竹》：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明年再有新生者，十丈龙孙绕凤池。”以借新竹生长为喻，表明后来者居上，

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因为有了前者奠定的基础和先辈的积极扶持，新竹才能茁壮成长。我在养护露台上的紫竹时，为了使新竹健康成长，每年要对竹子进行适当的删减，去小留大、去老留幼、去弱留强，促使坚韧的幼竹快速长高长大。对越界侵入旁边花圃的竹子，则要挖“沟”筑“堤”，裁掉其鞭，阻止竹鞭盲目蔓延，影响其他花圃的花木生长。

我家露台上的数十株老紫竹，历经20年更迭，与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的松、梅一起，不畏狂风和严寒，凌霜傲雪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年份，仍劲道挺拔，象征着坚韧的生命力。这些经霜老竹挺拔修长、四季青翠，形态上兼具柔韧和刚劲，可称“中通外直，宁折不屈”。

我已届耄耋之年，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但每当我看到老而弥坚的老竹，其颜色反而更加鲜翠；看到松梅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其根系愈发盘根错节，更加稳固时，都会使我增添一种力量感。